

歐陽文忠公文集

一三

外集卷第九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九

論時論三首附

本論

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刪上篇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為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為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為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

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
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
而後已夫三王之為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
官必養於祿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
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
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為之有條理後之
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
謂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
推本末不知先後而於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
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

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
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
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
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
兵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
為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
所忽也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
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
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

吏西夷敢有崛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
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
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
不備故也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
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推易商利之
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
間則天下公私乏絕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
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
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廂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
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

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
不勞之賞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
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
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羣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
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夫財用悉出
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疑兵之敢驕者以用之
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
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
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
名各藏畜收歛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

惡是以人人變賢為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為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為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為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強胡南有江淮閩廣吳越荆潭天下分為十三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強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為國日淺

威德未洽強君武主力而為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
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
猶恐不為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
頭會箕歛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
若弊廬補其輿則隅壞整其桷則棟傾枝撐扶持苟存
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圜矩方而為制度乎是以兵無制
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今宋之為宋八十
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內削方鎮無強叛之臣天
下為一海內晏然為國不為不久天下不為不廣也語
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為易也方今承三

聖之基業据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
禹貢賦之地莫不內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
之卒荷戈勝甲力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
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
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
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
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內修法度
興德化惟上之所為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
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
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

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內制度不可為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為乎

正統論七首

此七論公後刪為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

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為閔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為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為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

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槩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為偽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

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

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
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
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
王之道而自為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
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
據依遂為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為閏而黜之夫漢所
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
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為左驗至於
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
西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

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
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
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
則為南史者詆北曰虜為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
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為
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偽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
唐者初與梁為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為名託大義
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為偽而為唐討賊也而晉
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
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

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為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大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為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接
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
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
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
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
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
矣是如隋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
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
者王威一作威威威一作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